

文化學習讀物

# 我是怎樣學習文化的

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## 編者的詞

這是文化學習第一次徵文時，工廠幹部和農民寫來的稿子。

他們的學習方法，雖然是舊的一套。但是，由於他們的努力，都得到了不小的成績。像通信員趙長明同志，雖然一個月只能學一百多字，但由於他抓緊學習，所以也學到能看報、看文件，又能寫信寫稿了，而且領導上把他提拔當了收發員。像劉玉同志，在困難的條件下面，堅持自學。由於他肯鑽研，他已經學會了使用注音符號查字典。

現在我們有了速成識字法，學習是容易得多了。我們不必再像俞秀華同志那樣想到幾個字學幾個字。不久以後，我們都可以在速成識字班裏學習，一個兩個月就學完一年兩年的東西。但是，我們還須要學習這些同志積極學文化的精神。有了速成識字法，假使學習不積極，也還是不能速成的。

我們希望大家讀了這本書以後，更努力的學習，提高政治、文化，更好的為祖國建設服務。

文化學習社

一九五二年六月

## 目 錄

- 學文化要嘴勤、眼勤、手勤……………劉 玉(1)
- 提高文化,做好工作……………趙長明(6)
- 學文化要從實際出發……………林 科(9)
- 多動腦筋,多想辦法,進步一定快!……………湯梅卿(14)
- 我是怎樣學文化的……………周世舫(17)
- 婦女翻了身,也要學文化……………金嫻媛(20)
- 姊妹們,努力學文化!……………俞秀華(22)
- 學好文化,建設新中國……………鄭秀杰(25)

## 學文化要嘴勤、眼勤、手勤

劉 玉

我在五歲上，爸爸就死去了，拋下我們兄弟二人，一個姊姊，一個小妹妹，還有一個老母親。爸爸死後，我們沒有一點指靠。

在哥哥還小時，只靠母親替人家紡線、織布，來拉扯我們長大。後來，姊姊在十六歲上就聘出去了。

哥哥長大，就替人家放羊，當半拉子（掙半工錢），後來母親又叫他學織布（用古老的木頭織布機）。到我大了，哥哥已成為一個織布匠，母親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太婆了。

我們根本就沒有踏進過學校的門，也

沒有想去上學，只認自己命苦。十五歲那年，我也跟哥哥學會了織布。我們哥倆黑天白日汗流滿面的來養活全家，哪兒再有工夫去上學！再說，上學哪有我們窮人的份呢！

可是到了現在，我已經有高小畢業的程度了，並且還擔任了縣人民政府科長的重大職務。



假若要問我到底是怎樣學習文化的，說起來，話就長啦。

那還在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，家鄉的青、壯年，都組織起來反抗日本鬼子。我們哥倆也都脫離了生產，參加地方工作。我年紀輕，當了青年救國會主任。這時我才感覺到文化的重要，不識字，工作就很困難。於是我要求去縣裏受訓，只要有機會學習，我比什麼都喜歡。

但是那時條件比較差，一切都以工作為主，不可能專門搞學習。來了公文，我一個字也不認識，真是難極了。只好請別人給我說說，說了我再去辦。後來我就專心認字，不斷去問人家；逐漸的我認識了幾個天天看到的字了，像“人民”、“土地”、“共產黨”……等。這樣我就識到五、六十個字。

這時我對學文化更感覺興趣，拿着一個字，黑天白日的去看，照樣兒描寫。再有，隨便看到什麼字，只要我認識的，就唸，還

問別人我唸的對不對。

再進一步，我不但認字，認了還要問人家這個字是怎麼個意思，在哪個地方應當用，在哪個地方不應當用。不過要把認得的字連成一句話還不行，有的時候還要寫別字。

後來，比較淺的書報我也能看了，碰到不認識的字，我就胡猜，像“缺乏認識”，我唸成“缺少認識”。那個“乏”字我知道它的意思，但是唸不出，只好先把它記下，停一會問人家。等到人家告訴我唸“罰”，當“少”字用，我就把它反覆(讀<sub>[罰]</sub><sup>x</sup>)的唸，而且把它的意思和用法都記住了。

後來，我感覺老是這樣麻煩人家，恐怕耽誤別人的工作，最好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。我聽人家說，學文化的人買本字典，可以省去向別人問生字的麻煩。於是就買了

一本，碰到不識的字就查字典。但字典上注音的字，有些我也不認識，就再查那個注音字；查出來的注音字又不認識，這就感到困難了，沒有辦法只好再問人家。人家又告訴我一個好法子，就是學注音符號。這回等到注音符號學好，我真的可不愁了，有些生字我一查就用注音符號拼出來了。這才感到字典是我唯一的好老師，啥字一看它，就告訴我了。不但會認，而且會講、會用。我現在寫個公文、便信都能通順，字典對我的幫助可不小。

要問我有什麼經驗，我覺得最要緊的是要：嘴勤多問，眼勤多看，手勤多找書報；再有就是學會注音符號查字典。

別的辦法還有很多，一定比我這個還強。現在只把我的這幾點，寫出來供大家參考。



今後，我還要加倍的努力，通過文化學習的幫助，使自己學習得更好。

## 提高文化，做好工作

### 趙長明

我是貧農出身，在舊社會裏連飯都吃不飽，哪裏還能談到什麼學習呢。在二十二歲那一年（一九四七年），因為窮日子真過夠了，才參加了革命。那時候環境很艱苦（〔艱〕讀，〔堅〕），每天東奔西走打游擊，根本談不上學習。直到一九四九年，我被調到商城一區當通信員，那時局勢是穩定了；同志們勸我學習，我卻不聽那一套，並且說：“有文化吃飯，沒有文化也是吃飯。”

後來由區裏調到縣委會交通班工作，

當時一叫我送信，我就急了，拿到信不知給誰好，老是搞錯。這樣不但受首長的批評，還給同志們埋怨。同時又看到新吸收的知識分子，一進來就是幹部，我的思想真搞不通。我想：我參加革命四、五年了，仍然是個通信員，還不如人家新參加的。

因此，我的思想情緒很不安。後來又一想，難道這就不革命嗎？這當然不能。我想人家是人，我也是人；人家能學習，難道我就不能學習嗎！自從這以後，我才下定了決心要學習文化。去年四月間，我就參加了一區的職工業餘夜校。

開始時自己很苦悶，覺得腦筋壞學不進去。尤其是算術，洋碼字還不認得，算起來急得渾身是汗。雖然這樣，我並不灰心喪氣（〔喪〕讀），不斷的問老師、問同學。一有空就溫習功課，走在路上唸，到屋裏也唸。一

個多月後，我算算已認了一百多個字，一般信件只要吩咐一遍再不會送錯了。這時我對學習才感興趣，才有信心，勁頭也來了。



以後，我無論上區裏或去潢川送信，總把生字本帶着，休息的時候，拿出來認和畫，忘記了就問別人。從潢川送信回來跑一百多里路，也忘記了累；甚至連腳都不洗，又到校學習去了。平時放學回來，別的同志都睡了，我還是偷偷摸摸點着燈學習，有時做夢也在學習。到現在，不但普通的報紙文

件都能看了，信和日記能夠寫了，並且還能寫稿子。算術方面，已經學會四則雜題。

去年十一月，領導上把我提拔為縣委會的收發。這個工作可不簡單，一天要處理很多文件，編號碼，登記分送。尤其是在土地改革時期，文件很多。我想，沒有文化，這個工作我能擔當得下嗎！但是我絕不自滿，今後更要努力學習，做好工作。

## 學文化要從實際出發

林 科

我今年二十八歲，安徽（<sup>〔徽〕</sup>讀<sub>〔灰〕</sub>）無為人，家裏很窮，沒上過學，很受罪。有一次，我去找一位先生，給我打個借米的條子。他說不會寫，就使我們全家人餓得抱頭大哭

了一場。後來好容易才另找一位寫了。這樣的事很多，不必再說下去。現在來說說我是怎樣學習文化的。

我是一九四四年參加革命的。現在還清楚記得，我第一天到班裏時，我們馬副班長就很關切的送了我半張白報紙和一枝自來水筆，親熱的告訴我說：“我們新四軍就是共產黨的隊伍，時時注意學政治學文化。過去我們沒有錢上學，現在一定要好好的學習。”這些話都很能打動我。從此我就下了決心，一心一意的學習了。

最初，我學自己的名字。後來學打簡單的條子。除了出操或上課，我總是拿着識字本在唸或寫。如果放假兩三天，那更是我學習的最好機會。但是這樣子我還是不能認識多少字。

後來班裏同志選我當學習組長，有不

認識的字，拿我當“字販子”。這樣一來，我既能為同學服務，自己也提高得快。因為我只要一有空，無論是在山上或在戰場上，都不忘記學習，因此，在會議上，常常受到同志們的表揚。但是到底在戰爭環境裏，學習時間是很少的。

一九四八年，我轉做地方工作。一九四九年在上海高等教育處當收發。在文化機關裏工作，困難可多啦：有一回北京研究院文物館的“館”字寫不出來，收條也打不成，那位送信的人還笑了起來。從這次起，感到這個工作不好做；但是另一方面，使我在學習上更加努力了。

我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調到西南來時，只認識三四百字。到重慶後，在新華日報社工作，這是學習文化的好地方。但是在新的工作中不可能有很多時間叫你學習，

我只是找空讀書。

現在我在西南人民革命大學工作，主要是幫助學員打通思想，學習時間很少，但我還是盡量利用時間。比方去開會，帶一本書，在開始前和休息時可以看看。從這裏我體會到：學習文化，時間長了，自然會進步起來。如果有了一定的基礎，多看書，進步會更快。不過我們要想學習得好，一定要經過一段艱苦的過程。



另外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得到的豐富

經驗，對學習也有很多幫助，但要防止脫離實際。我在這一年裏走了不少的彎路，啃大部頭書，光認為學習理論重要；學文化以為只要看懂普通刊物就可以了。這次整風以後，才改正了我的這個錯誤，打算學文化，但不知從什麼地方學起。後來在新華書店買來了文化學習，我讀完了三期，感覺到這是我們學習文化的好刊物。

現在，我主要的學習內容是：從初中語文第一冊開始，打算在一年內學完六冊；算術從小學開始，加速學習，趕上語文的程度。

其次是每天記日記，現在已經堅持二百一十多天了。我主要記三方面：（一）學習：有什麼心得，怎樣想的。（二）工作：今天有什麼重大事情發生，在日記裏要詳細分析。（三）生活作風：有什麼不好的地方，今



後應當怎樣改進。每天抹重要的記，不管工作怎樣忙，在晚上睡覺前一定記完。

多動腦筋，多想辦法，進步一定快！

### 湯梅卿

我今年五十一歲了，從小住在衡陽鄉下，家裏很貧苦，沒有錢讀書，十七歲到武漢鐵廠做工。後來年紀大了，才到機關裏當工友，幾十年來，不識一個字，痛苦是說不完的。

解放後，上級鼓勵(體力)<sub>[利]</sub>大家學習文化。我得到許多同志的幫忙，認了不少字。到去年七月裏，衡州(<sub>[衡]讀<山></sub><sub>[奇雨]併</sub>)專署機關學校成立，我立刻報名參加。從此我才進了學校的大門，開始正規學習。我不肯放過這個